



文子序

卷一

文子姓辛名鉞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怒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上曰敬聞命矣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

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子十二
篇唐封通玄真人書爲通玄真經

文子通玄真經

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無象無形窈冥寂寥漠不
聞其聲吾彊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
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滂汪體冲而不盈濁以靜之
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嘗而
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
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
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
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幹輪轉而無廢水
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雖

已琢還復於璞無為為之而合乎生無為言之而通於德
恬愉無矜而得乎智有萬物不同而合乎生和陰陽節四
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
不敗獸胎不殞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
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合德之所致也太常之道
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以生莫知其德恃之
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
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應用不詘兮窈兮冥兮
應化無窮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
俯仰兮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關一孔萬事之根皆出一關故聖人

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
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
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廢音驚怖為狂
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得其肉
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剛疏達而不博堅強
而不履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
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倫無涯息耗滅益過於
不嘗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
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躋天下
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
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焦淖約流循

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
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
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渾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其間

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
與造化者為一執玄德于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
罕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心易俗其推而行也萬物有
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
極無極照物而不眩嚮應而不知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明朗陰陽和

行
也

調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
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夫道者藏精
于內極神於心靜莫恬淡悅穆胸中郭然無形寂然無聲
官府若無事行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
天下莫不仰上之象主之者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
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
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
誠故縱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明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
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

人象之其起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
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
然無聲一言而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
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涸
盜海不湧波逝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
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所相通故國
之祖亡也天文變世感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積氣有
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彊力致也
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
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
民化遷善若生諸已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者一
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
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
惜於中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
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九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窕冥冥混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
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煩氣爲
物剖柔在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
其門骨骸及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于俗
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壽

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是死順是生故靜淡者神明之宅
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
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爲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
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
九月而蹠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
脾主舌肺主鼻膽上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是方象
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九竅
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
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王耳

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
時災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天地之
道至闕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
燠而不息神精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
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
不外越則胸膈充而嗜慾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謂之
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離則氣意騰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
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與小人
衰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
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清于澤也
卽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收

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受而不越聖人
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者欲
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卽觀乎往世之外來事
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
神不可使外搖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
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合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
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
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爲者有所以
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卽無一之
不知也不能知一卽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
卽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

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
敢極也卽至樂極也

符言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
形行於無忘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
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卽危
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卽亂故不欲珠璣如玉落落如石
其文好者必必利其角美者身必殺其泉必竭直木必伐
榮華之言後爲懲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
民所以蒙禍者妄議國家典法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互相剝木生虫還自食人生事還

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穴全封
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
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
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士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
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
無敗。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
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
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小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
厚祿者微故物或盜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而
不知病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不其根必
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
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歸名也不精不習不深不達故上
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
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
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
靜損氣無慮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神內
意盈年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

天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無寡成於衆

長十國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
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
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
天道者德之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
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
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
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
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疆大有道不戰而克、
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
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智、無道
則苟、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小行之小得

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
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為帝王、故
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
驕、佚慢、倨肆、傲自、盈自、明執、雄強、彊作、難結、怨為、兵主、為
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
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
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
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
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上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
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

則無滯亂之世矣。積德爲主，積德成仁，積石成山，積木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皇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三曰：寡人聞命矣。

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攝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此支體相遺也；其國治，此君臣相要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澤而道德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微名

老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從其欲也；志欲大者，兼體方圓，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較也；智欲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處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無小而不可

行其爲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不成也愚人之智固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其易而必取獲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自然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廢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闔不可令持

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產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江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桡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多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下德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哀也故閉其四關止其五道卽與道論神明藏於見形精炁反於至真日明而不以視耳聽而不以聽口嘗而不以

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卽其視明精在於耳卽其聽聰留於口卽其言當集於心卽其慮通故閉四關卽終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其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脩五行卽治不荒、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彊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地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鬪乘時執自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積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止也故文之所知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卽我疆如適若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幾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勝此不明於道也、

上卷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粟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卽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雖於飢寒之患其惜但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禁樂卽天下無衰民閭主者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情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田財盡有旦暮無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

也。一人執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以供上求，卽人主慙之矣。貪主暴君，涸歎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烝，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分，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惟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沐之，夫恩德卽懷，懷卽不威，嚴推卽猛，猛卽不和，愛推卽縱，縱卽不令，刑推

卽禍，禍卽無親，是以貴和也。

上義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論慮之，以策畫之，扶義而動，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厲其民者，卽舉兵而臨其境，則以不義刺之，以道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丘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君之逆天，地侮鬼神，火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愛有德也。有敢違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使其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

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國賞其有功百姓開力而內之積米而儲之惟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彊眾之所去雖大必亡

上禮

老子曰：『鄴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厚且清也魚鱉蛟虺莫之為也石生不生五穀堯山不遊麋鹿無所落蔽故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功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擴革者也。大則大裂之道也。其政汶汶其民情憊憊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慎到同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著書二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採民之闕禁攻寢兵採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是其道也書多脫誤雖經仲長統撰定尚有不可讀者姑存之以待高明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

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微終微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至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與者

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止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有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何彼此一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

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
疎不肖賞善而罰惡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
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
爲親疎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
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
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
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
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
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
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在馬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
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

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臆而惡焦嗜甘而逆苦
白黑商徵臆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
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
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
以簡治煩或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
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
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
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
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關矣金
絲而無闕者大小多少以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
耄長幼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

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不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於聖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

重

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倖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在道以通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引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

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

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鄙，愚弱者不敢。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忤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帶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洽，必爲法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

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續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下愚，物不疏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

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効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効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闕。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饒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君下之節，可爲人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以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

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速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特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殊美於走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遠名而得實天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隣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隣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允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

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國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以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不爲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以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行則亂有法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

謹亦所以生情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垂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繫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廢妻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奢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

置

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王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執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

而竊盜姦私未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
言僞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譎。此五者有一於
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蕪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
成羣。言談足以飾邪。榮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
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
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
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
畏也。語曰。佞辯可以榮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能榮
惑者。曰鬼神誠不受榮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人也。夫佞
辯者。雖不能榮惑鬼神。榮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
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也。

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
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
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
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
物所不能亂。竒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
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
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
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
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
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
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

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子字僮曰善博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

博善

向也

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顧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

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
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
可不察也今能同笑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
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
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惟曰智能之同
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鄙亦君子之怨也人貧則怨人富
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
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
而弗能貴弗可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
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賒於已踈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
踈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

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享無致
說致踈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處故謂之大
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悔治世非爲
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悔窮獨貧賤
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
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
能爾其甚微之望夫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
輕賤者之所矜然而弗爾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爾之於
我弗爾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
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饑寒省其疾癘賞罰不濫使役
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爾弗與同勞逸

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過焉故富貴者可不與
貧賤者人君不可不爾。萬民不爾，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
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兩者不能相使，兩者不能相離，兩者不能相屈，力均勢敵
故也。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
所載。

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人。難處上者者不可
不慎。

右馬元會意林所採尹文子數言是書不載必有殘缺處
因附錄

子華子序



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晉自頃公失政，政在六
卿。趙簡子始得志，招徠賢儁之士爲其家臣。子華子生於
是時，博學能通墳典，丘索及故府傳記之書，性閎爽，善持
論，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名稱籍甚。聞於
諸侯。孔子遇諸郊，歎曰：「天下之賢士也。」簡子欲仕諸朝，而
不能致，乃遣使者奉練幣聘以爲爵執圭。是時簡子殺實
犢及舜，華孔子爲作臨河之操。子華子亦逡巡不肯起。簡
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
子華子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簡子卒，襄子立。子
華子反於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今其書編離簡斷。

以是門人弟子共相綴隨紀其所聞而無次叙非子故所著之書也。大抵子華子以道德為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唯孔子然後知其賢齊大夫晏平仲與之為父要之交當時諸侯以勢相軋爭結怨連禍日以權譎為事子華子之言如持水納石不相齟齬卒以不遇可為酸鼻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序

子華子上卷

陽城胥渠第一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願有所謁也夫太初胚胎萬有權輿一轉誰轉三三六六誰究誰使夫子聞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願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沌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貞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夫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轉其專精之名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

本華子名

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名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
陽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黑左青右
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
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
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
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
未立兩端不形是以坎離獨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生
萬物新新而不窮陽氣為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氣為
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
動而下物類相動焮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
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增也
源火
益善

夫是之謂萬物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也命
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
是之謂三三六六陽城胥渠曰微夫子之言吾幾於不靈
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
試聽之

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為三矣而我之百骸九竅
毛髮膏澤藏腑肝腸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
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
也百事之化也散而為萬殊齋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
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
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為上虧生者次之

齊音
深廣
也

死次之、迫斯為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為下矣。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

胡俗
作霸

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裝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

則知者正之論甚而教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刮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闢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微達神明之所之適其云人也遠矣羣小不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無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

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園之上峽榭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歧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

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頌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唯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下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郊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郊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搖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淪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繅且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照今郊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郊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第二

子華子反自郊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

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也夫孰知其所以起夫孰知其所以終凝者主結勇者營散一開一歛萬形相禪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麋居其知徐徐其樂于子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蠶息以相薄也庖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宙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

徐子皆安也

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為思思未革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族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貞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

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苓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脩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受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於其敢逃刑以其弗嗇之故而適抱新繯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天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唯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貺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遂

意此
名字
兼營

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幣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脩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爲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於中必膏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處也昔者吾友自郊聞語於孔子屬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鞞環於河許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爲可忘言也而猶有萌焉

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
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不穀得奉
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既賓客而交
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弊邑有日矣以歲
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
六十里以爲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
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爲司敗
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
菱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刮迹
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太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
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無以

堪其求矣且爾一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壓郊而陳武
王獲係解馬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
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鞅者也王不
得已乃釋旋鐵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能有所不爲
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
子華子遠趙簡子不悅燭過與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
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賓也
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本塞子華子
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憐之使使者於
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
使者于廣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

侯以爲主君愛臣聞之物高於所其士高於所守主君之
士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
陵崇而穴成於上狹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
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堂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
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
晉國將四海之士重南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唯亡
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實構剛其敢忘主君之賜唯執事者
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
獲罪於本吾且死故必及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北宮子位第三

北宮子將仕於簡子簡子曰意來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

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其權
之弗繼糊其願頰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遠其
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問曰意是何言歟
善矣是願而惡矣是違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
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也已欲以違之於人而卒於失
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覆滌今世之悖悞去善其殆
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曰喜有
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八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
物文脣如理亂勢如涉驚漫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
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
如炎如水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

蠹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
之未調醴醴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精白津津若
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知其故今
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
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
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
不聞聞且不止小則讒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胃夫以若之
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
子自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
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
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尚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

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凡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
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
忠入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
夫石碯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臏寤
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
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
一言而殺三卻華督父并忽或作居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
為數也是皆名為求得所欲而能遠所不欲者矣然且大
倫斃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
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
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

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主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非唯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奚以善為且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

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以善為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為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

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寇賊之寇加法度焉爲冠冕之冠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爲賊夫穿垣竄發鑄鑄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問第四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頃汭而下控諸羣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

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光賁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聞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瀦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邲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仇慧懷于斯時也晉

國翦焉唯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劉其事主也齊戒被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伎也四鄰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年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頽其宗主君之所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

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暴糧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之思務以歲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六物也，所以待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

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博，故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

也實

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圉，日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用心也，造為訝語以盡君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清晨，位寧以聽，怒焉以古人自稱，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

肯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疏論其所底滯，而闕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民。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

四國未有蒸煖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與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鄰矣。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手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手。不可。逝將從其後也。

晏子第五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

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藏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杌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興。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初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礙石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根柢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頹嶮嶮之區。扶剝之持撫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靈。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

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曠明。違天而曠明，神則殛之，罪大必折。雖矣必撲荒落而類地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我隱我，也者陰隙之反也。如以匙勘鑰也。如以印墜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大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

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胃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教，翕翕而訛訛，巧觝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俱疋，斃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眇焉。日移其志以

不蔽物

崇德書院

速厥罰、樂氏以志。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國之雋老也。然且愒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瞋有所志，且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噐器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虺目，唯諛佞之小夫是暱，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之在位也，拔識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沒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

齒，恐人之已也。門如開市，惟利是視，檢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穹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庶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愆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前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榻而惘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墜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

高不隱仞而塞傾之矣以兩手而拚人之聰明自以爲得也而不知其龍耳臂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夫豈不爲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哉乎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也請刻諸佩鱗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皆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行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橫丘挾穀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纒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

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蹢躅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夫鉤策者爲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量然且龜卜著筮以爲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其福矣公賓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

也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術焉有末度焉因而弗
作守而弗爲去羨去慕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
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
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
也者制世之麤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
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
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供上於天下用此道
也

